



□朱闻麟

春天里的头刀韭菜是无比鲜嫩的，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里，韭菜也应着春的召唤青绿一片。此刻用鲜嫩的韭菜清炒已是一道难得的春之味，要是还能与湖里的明前螺蛳搭配，弄上一盆螺蛳肉炒韭菜，那是当令最鲜美的下饭菜了。

我家自留地上种着一垄韭菜，应该有些年头了，从那垄地面被踩得发光犹如水泥地般满是包浆就看得出来。在家乡，韭菜是道一年四季都能吃的必备菜，相比其它蔬菜而言，韭菜不需要太多的管理。虽说父母一有空闲就会到自留地打理，但很少看到他们对韭菜地的关心，多任其自然生长。只待韭菜长到七八寸高时，父亲才会用镰刀把它们从齐根处割下，留在地下的根茎很快又会萌芽生长，随着气温的升高，韭菜更是日见日长，一茬茬收割一茬茬长，反复如初。虽说此时没有头刀韭菜来得鲜嫩，却也是不可多得的绿叶菜。

乡下长大的孩子是在粗茶淡饭中长大的，而且还有个好习惯，那就是时鲜蔬菜吃不厌，相比其它蔬菜，我对韭菜更是情有独钟，那缘于读书时的一段经历。

读初中时，学校离家有五六公里之遥，那个年代还没有自行车，乡村也没通公交，每天靠步行上下学有点儿不现实，只能选择住校。那时家里生活条件差，连带学校的基础设施也一般般，我们一个年级二十多个住校生，同住在一间由教室改成的宿舍里。三排十二张高低钢丝床占去了大部分面积，也没像样的储物柜，只在每排床中间配了课桌，可以放些日常洗漱用品，换洗衣服只能打包放到床底下或直接堆在床尾处。

这应该是我此生住过最大的通铺了，好在这些同学都是年龄相仿，生活条件相似，很快就成了其乐融融的家庭，享受着简单快乐的大集体生活。

住宿期间的一日三餐都是靠学校食堂解决的，中饭和晚饭是用自己带的米，放到饭盒淘洗干净后上蒸笼蒸的，只有早饭要拿着饭盒到食堂打饭。记忆犹新的是，三年的早饭永远是清一色的米粥加韭菜饼。

还在长身体的阶段，光吃米粥支撑不了两堂课肚子就饿了，学校领导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，让食堂师傅在煮粥的同时做些韭菜饼。吃上一个韭菜饼并不能保证可以坚持到午饭时间，但有了它填肚子，心里不再饿得慌，也能耐下性子聆听老师讲课，做一个认真听讲的好学生。

之所以提韭菜会联想到集体宿舍，还另有曲折。一大群同学，虽说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，可清晨能早起的也不多，于是打粥的美差总是落在早起的几个人身上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打粥是要用饭票的，睡懒觉的那些同学会在前一晚临睡时，把自己的饭票连同饭盒一起装进门边的大竹篮里。早晨去食堂时由一个同学提着就好，回来时所有饭盒都打满了粥，得由两个人一起扛着，走路还得小心翼翼才

行，生怕把粥给洒了，那样好事就变成了坏事。

当时的我个子矮，没被安排打粥，而是拿着一个大脸盆，负责购买所有同学的韭菜饼。对我来说，这不是件难事，把手中的饭票给食堂师傅，接下来就是清点师傅递过来的韭菜饼。二十来个韭菜饼也算是大客户了，看着张师傅把韭菜饼一个个放进脸盆，我在边上数着，生怕弄错了。因为每人才一个饼，多了还好说，要是给少了，只能自己没的吃。

张师傅是同学的父亲，父子俩住在校门口的值班室里。虽说他与我们不住在一起，但我们常到值班室去玩，一来二往就与他父亲熟悉了，也为解决日后的尴尬事埋下了伏笔。

有一回，也不知是我粗心没点对，还是张师傅没给足，当我端着一脸盆韭菜饼回到宿舍，分发到最后意外发现少了一个。这下可坏事了，我连忙跑到食堂，跟张师傅说少给了一个饼。张师傅听后也没否认，只是一脸无奈地说，自己刚把油锅清理干净装上蒸笼了，手上也没多余的韭菜饼，要不明天早上补。

既然张师傅这么说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期盼第二天能把韭菜饼补给我。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心想这回自己要挨饿了，没想到才走进宿舍，就看到桌上的脸盆里有一小堆撕碎的韭菜饼，心里立马明白，这些韭菜饼应该是每个同学从自己饼上撕下来的。脸盆里的韭菜饼，似一股浓浓的同学情让我无比感动，韭菜饼吃到嘴里也变得更香脆了。

第二天去食堂打粥，我还没开口，张师傅就说昨天欠你一个韭菜饼，今天帮你补上。回到宿舍后，在我的提议下，几个同学一起动手，把饼撕成二十多小块，算是给大家加了餐。也从那时起，只要看到地里或餐桌上青绿色的韭菜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韭菜饼的模样，仿佛能感觉到那股清香爽口的味道，也让我爱上了韭菜。

还有一年，经过农贸市场时，无意间看到有个摊位在卖韭芽。看着因没有经过光合作用而变成嫩黄色的韭芽，立马有想吃的冲动。我随即买了一把带回家，吃过之后仍是意犹未尽，也是心血来潮，缠在父亲身边，问他能不能想办法，也种些韭芽吃吃。

农技员出身的父亲听后就尝试了起来，他从放工具的小屋里翻出尘封多年的置杆，撑了条船到村边的小河里挖起了泥，随后把船停到自留地旁的河岸边。上岸后，用镰刀把韭菜齐根割掉，挑了几担乌黑色的湖泥，用湖泥把整垄韭菜根给糊得严严实实。到了开春，看着别人家地里的头刀韭菜可以收割了，父亲用铲刀把已干结成块的湖泥一点点撬开，埋在湖泥下嫩黄色的韭芽就显现了出来。

那一年的头刀韭菜摇身变成了曲曲弯弯嫩白色的韭芽，虽说自家的韭芽形状没卖家的好看，吃起来却更加鲜嫩无比，一口下去满满都是自然的鲜香味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# 春韭味儿香

# 门前老运河

□鲁亚光

小时候，只知道她是一条长长的弯弯的河，她从哪里来，流到哪里去，是从不过问的，更别说把她当做一道风景了，也许当时认为她就该这样顺其自然地流淌在我们身边吧。

后来听老人们讲，这条河是明嘉靖末年京杭大运河新开夏镇至南阳的运道(漕运新渠)，自西向东南蜿蜒穿行。我们这些个村庄所属的夏镇，在明清时期界连苏鲁，两省分治，镇北属山东滕县地，镇南为江苏沛县辖，素有“一步两省三座庙，一条大街两县分”之谓。清人宋思仁《过夏镇》有诗云：“片帆风利挂残阳，一镇区分南北疆。花色暗思滕县白，钟声遥送沛城凉。”夏镇是大运河上的名镇，成为周围数百里内知名的商货集散地。

数十年后，我们村的老宅因修桥扩路拆迁了，除原来几座老桥维修加固外，河上又建起了大大小小几座石桥路桥，河东河西交通更便捷了。再次回老家才发现，门前的老运河其实是自己从没在意的一处风景啊。

因京杭大运河改道微山湖，老家门前的运河卸去了当年承载的使命，成为一条负责连通微山湖、泇河并用于农田灌溉的普通河流。老运河不宽，十余米的河面，坡上种着高低粗细大小不一的树木，杂草丛生。杨树、柳树、槐树居多，毛缨草、田紫草和播娘蒿等杂草长满两岸护坡，晒干了是绝佳的烧火材料；刺刺秧也多，但扎手，多不选用，以至于它长得特旺盛特疯狂。大湖里丛生的芦苇、香蒲等只是季节性光顾，老运河和微山湖就是这样连着筋带着脉，密不可分。

我家住在河东岸，本族是个大家庭，长长的宅子，从西往东分别住着五大爷、我家和二大爷三家。大门双开，对着老运河，向河底斜开出一条坡路，渐次铺着几十块方砖、石头，供人上下走动。三家分片在岸坡上种植了一些树，葱葱翠翠的，非常亮眼。五大娘在大门两旁栽种了两棵桃树，成熟季节，香甜可口的桃子挂满树枝，让一大家子特别是一大群孩子有了打牙祭的机会。

微山湖的夏季，雨水经常不断。老家的人都说“东风不倒，别嫌雨小”。热辣辣的天气，突然乌云压顶、疾风乱舞，带着吓人的响声，硕大的雨点从天上砸下来，冰凉冰凉的。入河口开始浑浊，眼看着水涨船高，大水漫过了平滑的捣衣石，接着淹没了岸边的树根草丛，整个河面突然变宽了，汪汪洋洋的，在小孩子们看来，好像发了大水，着实有点骇人。微山湖周围特别是夏镇这地方，夏天的雨非常暴躁，来得急，去得快，天一放晴，浑浊翻滚的河面就慢慢恢复了平静，又镜子一般平躺在河道里，清澈见底。水草轻轻浮动着，周围游动着大大小小的鱼儿，不甘寂寞的大青虾偷偷爬到岸边，匍匐在杂草丛里。微山湖的大青虾和别处的不一样，个头大，五节腿，青黑透亮。雨一停，岸边杂草丛处便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爱。

爱。顺坡道慢慢滑下堤坡，有经验的孩子们会蹑手蹑脚地靠近岸边杂草丛，迅速抓住伏在草里的大青虾，然后去头剥皮抽筋，嫩嫩的、晶莹剔透的一块大虾肉就进入口中。生吃大虾，那新鲜劲儿让人叫绝。这是老运河边小孩子家的专利，不止为了吃，而是寻得一种童乐童趣。

刚下完雨，河水深，大人是不会让孩子们下河游泳的。等上一两天，河水落了，水面变窄了，攒足劲的男女娃们才齐齐地冲到河边，扑通扑通，一个个下水饺一样跳进河里，或乱扑腾，或蛙游，或仰泳，各显神通。没几个胆大的女孩子敢下水，她们大都站在岸边，大呼小叫的，或站着，或蹲着，或坐着，一幅儿童戏水图。

秋天的老运河，是另一种美。早晨和晚上大致一样，河面上悬浮着一层薄薄的纱雾，在朝阳和夕阳的照射下，迷离朦胧，如诗、如画、如梦，让人心沉如镜，思绪恬然。尤其是月下秋水，清凉、澄澈、舒缓，与靠在岸边、浮在河中的花花草草牵系在一起，诗意依依。躲躲闪闪的萤火虫，忽高忽低，忽远忽近，羞答答地闪在水面上、水草中、护坡上、树林间、半空中……那韵味，令人迷醉。

擅长夜钓者也会选择这样的时节来老运河，或挑灯钓黄颡嘎牙鱼，或挑灯照虾。“黄颡鱼”这小鱼会叫，声似“嘎呀”而得名，褐背黄腹，体长刺少，味道鲜美，是微山湖珍贵的鱼种，价格不菲。“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，决不惮用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，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”，鲁迅先生在《社戏》里这样说。在老运河边逮虾也是如此，通身半透明的大青虾，挥舞着两个细长的大钳子，几根触须像水一样流动，乌溜溜的眼睛暴突着，密集的小爪儿刷刷地划快，灵动可爱。

冬天的老运河别具一格。连续几天的北风，河面封冻，先是冰凌，然后层层连冻，最后河水冻实，不仅人能上去滑冰，连小拖拉机也能开到老运河对面去。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你看，大人小孩，男女老少，全都出来了，岸边、桥下、冰面上，或两人拉手退滑，或单人独滑，或三五一群围在一起凿冰觅鱼，极寒天气竟如酷夏一样热火朝天，大家乐不思蜀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春天的老运河像一面镜子，平卧在河床温暖的怀里，两岸的长堤高坡，无法拒绝绿柳和莺燕的邀约，打好了老运河的底色。两岸萌芽的草儿是泼墨的大笔，淡淡的，勾勒出一些恬然的诗意。小船儿破冰而来，桨飞篙起，撩动水的激情。春天的老运河真清淡，藏在水里的梦，是美梦。

几十年前的记忆历历在目，现在，河堤上的老家迁居新址，人和事变了，老运河也在变，但乡情乡愁不变。每当我从前的伙伴们漫步在静静流淌的老运河畔，传统的中式建筑错落分布，黑砖厚瓦琉璃斑斓……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古韵、新风、文化和传承这样的字眼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任职于微山县第二实验中学)